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 季羡林全集

第三十卷  
附编

我这一生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等也有浓厚的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我原以为，我成为“杂家”是被环境逼出来的。现在看起来，似乎并非如此，我真好像是有一些“杂家细胞”。现在环境早已改变了，而我仍然是东抓西抓，还乐此不疲，这事实我能否认掉吗？我早已年逾古稀，至今仍无改变的迹象和意愿，我恐怕将以“杂家”终了。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 季羡林全集

第三十卷 附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季羨林全集. 第30卷, 附编 / 季羨林著; 《季羨林全集》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135-0198-9

I. 季… II. ①季… ②季… III. ①季羨林 (1911~2009) —全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193708 号

出版人: 于春迟

责任编辑: 王琳

特邀编辑: 赵伯陶

封面设计: 牛茜茜

版式设计: 姚军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650×980 1/16

印张: 19.75 彩插: 0.5

版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0198-9

定价: 50.00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mailto: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201980001

# 《季羨林全集》编辑出版委员会

## 专家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邦维 张光璘 季 承 柴剑虹 钱文忠  
郭良鋈 黄宝生 葛维钧 蔡德贵

## 出版委员会

郝 平 杨学义 李朋义 于春迟 蔡剑峰

## 编辑委员会

柴剑虹 孙晓林 赵伯陶 张彩梅 孙文颖  
张 进 彭冬林 严学军 满兴远 王 琳

## 出版说明

季羨林先生出生于1911年8月，山东临清人。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1946年回国后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与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先后荣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中国南亚学会、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亚非学会等多个学会的会长。先生一生致力于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在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上颇多建树，成为我国当代学贯中西、声望卓著的大师。

季羨林先生自上世纪20年代起笔耕不辍，毕生著述千万余字。1996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季羨林文集》，收录先生1929—1996年间各类著述，凡24卷。2007年，季羨林先生正式授权我社出版《季羨林全集》。在先生的亲自指导下，我社于2008年6月成立《季羨林全集》专家委员会和编辑出版委员会，并正式启动相关编纂工作。《全集》主要增补《文集》出版后至2008年间先生撰述的散文、杂文、序跋、讲话、日记、书评等。其中有先生自己编定的专集，如《牛棚杂忆》、《学海泛槎》，也有这次才得以汇总的各类单篇文章；有先生1996年以后的新作，也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文；有先生公开发表、出版的作品，也有少数未曾发表的文章。本

次增补数百篇，约二百多万字。遵照先生嘱托，对目前尚未整理的信札、部分日记（如《北大日记》）不予收录。

在《全集》编纂和编辑过程中，我们力求既保持作品最初发表及修正定稿时的原貌，又注意根据现行语言文字规范要求订正少许文字与标点。某些字词（包括一些异形词）、标点的使用，根据作者“保留不同时期风貌”的意见，我们未作改动与统一。依据作品内容或体裁一一分类编排，是编纂中最难准确把握的问题，好在有作者自己的认定和“编委会数人定则定矣”的授权，也都尽力争取做到大致不差。以往收编于各书经某些编者摘录、节选、改换题目、改写的文章，一经查核落实，一律不再重复收录。由别人代拟的贺词、序跋、讲话稿及采访记录等，除作者亲自审订、改定并认可发表者外，一律收入附编以供查考。本书各卷前所附图片，均由作者及其亲属或专家委员会成员提供。

季羨林先生学问博大精深，著述勤勉恒久，作品丰赡多姿并涉及多种语言文字，虽然我们在编纂工作中尽力仔细校核，但限于学养和编辑经验不足，仍难免存有差错与遗憾，真诚期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全集》专家委员会和中华书局、江西教育出版社、季羨林研究所以及高鸿博士、段晴教授等对我们的编纂工作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年7月

## 第三十卷说明

本卷为全书“附编”，收录未编入前29卷的作者文稿30篇以及《季羨林年谱简编》、《季羨林作品编年》、全书的《人名索引》。

本卷所收30篇文稿分三种情况：一是作者亲自撰写，而未能按类别编入前29卷者；二是作者委托他人代拟后曾亲自过目审订者；三是别人代拟后曾呈请作者认可而未及审订者。后两种情况按作者生前表示：“不能占为己有。”为便于查考，一并收入“附编”。

《季羨林年谱简编》和《季羨林作品编年》中的1911—1997年部分为作者的助手李铮所编，此次略有增删；1998—2009年部分系本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辑整理而成，其中参考了蔡德贵《季羨林年谱长编》（长春出版社，2010年），谨致谢忱。

《人名索引》系本全集编辑委员会编制而成，疏漏之处，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季羨林全集》编辑委员会  
2010年9月

# 总 目

- 第 一 卷 散文一【因梦集、天竺心影、朗润集、燕南集】  
第 二 卷 散文二【万泉集、小山集】  
第 三 卷 散文三  
第 四 卷 日记·回忆录一【清华园日记、留德十年】  
第 五 卷 回忆录二【牛棚杂忆、学海泛槎】  
第 六 卷 序跋  
第 七 卷 杂文及其他一  
第 八 卷 杂文及其他二  
第 九 卷 学术论著一【印度古代语言】  
第 十 卷 学术论著二【印度历史与文化】  
第 十 一 卷 学术论著三【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第 十 二 卷 学术论著四【吐火罗文研究】  
第 十 三 卷 学术论著五【中国文化与东西方文化（一）】  
第 十 四 卷 学术论著六【中国文化与东西方文化（二）】  
第 十 五 卷 学术论著七【佛教与佛教文化（一）】  
第 十 六 卷 学术论著八【佛教与佛教文化（二）】  
第 十 七 卷 学术论著九【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第 十 八 卷 学术论著十【糖史（一）】  
第 十 九 卷 学术论著十一【糖史（二）】



- 第二十卷 译著一【梵文及其他语种作品翻译（一）】  
第二十一卷 译著二【梵文及其他语种作品翻译（二）】  
第二十二卷 译著三【罗摩衍那（一）】  
第二十三卷 译著四【罗摩衍那（二）】  
第二十四卷 译著五【罗摩衍那（三）】  
第二十五卷 译著六【罗摩衍那（四）】  
第二十六卷 译著七【罗摩衍那（五）】  
第二十七卷 译著八【罗摩衍那（六上）】  
第二十八卷 译著九【罗摩衍那（六下）】  
第二十九卷 译著十【罗摩衍那（七）】  
第三十卷 附编

# 目 录

《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写本影印本跋 .....	1
谈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文 A《弥勒会见记剧本》 .....	3
后记	
——为重新发表《从斯大林论语言学谈到“直译” 和“意译”》而作 .....	9
吐火罗语 .....	11
吐火罗文和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性质浅议 .....	13
一九九〇年敦煌文学讨论会贺信 .....	28
在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研讨会上的讲话 .....	29
远绍遗绪 发扬光大 .....	33
《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序 .....	35
《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序 .....	41
就像人每天必须吃饭一样 .....	44
《比较文学》序 .....	47
巍巍上庠 百年星辰	
——《名人与北大》序 .....	51
《东方文学概论》序 .....	57
《长江文化研究文库》总序 .....	60
《20 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序 .....	79
《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序 .....	102

《军事人才人文素质教育丛书》总序 .....	104
怀念宁朝秀大叔 .....	107
“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及数字化国际研讨会”贺词 .....	113
《名师讲义丛书》序 .....	114
敦煌文物研究所创办 60 周年题词 .....	115
《泰山石刻》序言 .....	116
我的建议 .....	118
“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贺词 .....	120
要做与高尚和神圣相称的出版人 ——在“李景端新书及出版理念讨论会”上的书面 讲话 .....	121
我最年轻的同龄人 .....	123
“丝绸之路——艺术与生活”论坛贺词 .....	125
“2007 年龟兹学学术研讨会”贺词 .....	127
《中华长江文化大系》序 .....	129
季羨林年谱简编 .....	134
季羨林作品编年 .....	148
人名索引 .....	229

# 《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 写本影印本跋

回鹘文写成的书籍传世者很少，这一部写本的《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更可以说是世界孤本，对我们兄弟民族维吾尔族古代语文的研究有无上的重要性。

这一部书，正如我们的许多国宝一样，也有它一段悲欢离合的历史，也牵连到帝国主义的所谓学者。它大概在 1930 年前后在新疆出土，一部分给袁复礼先生买来，送给北京图书馆；一部分归 Joseph Hackin；相当大的一部分给伯希和 (Paul Pelliot) 介绍归法国 Guimet 博物馆。于是这一部世界孤本就四分五裂了。北京图书馆藏的二百四十叶于 1932 年借给德国学者 Annemarie von Gabain。抗战前和抗战初期曾多次写信去催还，都没有下文。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完璧归赵，而且连 Hackin 收藏的那几叶也带了来，对我们说，这是一件意外的喜事。

前年赛福鼎先生到北京大学来参观。他看到东方语文系图书室里收藏的几部回鹘文书籍，大为兴奋，他当时说，这些书对研究维吾尔族古代语文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不久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几位同志就来同我们接洽晒印。我们同向达先生谈了谈，大家都认为，除了东方语文系的那几部书以外，北京图书馆里藏的这一部分《菩萨

大唐三藏法师传》实在应该影印流传，供研究维吾尔古代语文学者应用。于是我们就商请冯家升先生来整理编排。冯先生征得郑振铎先生同意，每天抽出大部分时间来从事这个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把这工作完成。冯先生另有研究报告，待印。

目前新疆维吾尔族的学者们正努力研究自己的古代语文，此外汉族学者和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有从事这种研究工作的。我们相信这部书会给他们很大的帮助。谨略述影印经过如上。

王重民、季羨林谨记于北京大学

1951年6月18日

# 谈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文 A 《弥勒会见记剧本》

吐火罗文 A（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以下简称新博本《会见记》）的一般情况，已由新疆博物馆的同志作了全面、完整的介绍。我在这里只谈《会见记》的流传情况，它的内容和它的发现在吐火罗文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剧本这种形式在新疆以至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

首先谈流传的情况。

在新博本《会见记》发现以前七八十年，欧洲的所谓探险家已经从中国新疆拿走了一些《会见记》的断简残篇，收在 E. Sieg 和 W. Siegling 的《吐火罗文残卷》中（我在这里讲的只是焉耆语，吐火罗文 B——龟兹语似乎没有这种残卷）。尽管这些残卷数量不大，但是从字体和行款来看，它们不属于一个本子，而属于许多本子；这些残卷中所讲到的内容也不属于一幕，而属于许多幕；甚至不属于一本书，而属于两本都与弥勒有关的书。这些情况都说明，当年《会见记》在新疆一带流传的异本很多，规模很大，可以想见弥勒信仰在伊斯兰教传入以前在当地传布之广，影响之大。

与吐火罗文《会见记》残卷被拿走的同时，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剧本》的残卷也被西方探险家拿走。西方学者先解读了回鹘文，

然后解读吐火罗文。因此他们对《会见记》的内容已有所了解。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论是回鹘文还是吐火罗文，资料都很不完备，他们的了解是受到限制的，故事的线索并不完全清楚。不过，在资料允许的范围之内，他们对解读这两种最初完全陌生的古代语言，确实做了细致而深入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其次谈新博本《会见记》的内容和发现的意义。

在新博本吐火罗文《会见记》残卷发现以前，1959年，回鹘文本的残卷被发现了。这两个本子残卷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前的发现。回鹘文本残卷，虽然还不能说已包括剧本全部，但仅就目前已发现的来看，计有293页，586面，已是一厚本了。新博本相对地说篇幅较少，无法确定原来的规模，但残卷前后连贯，对了解内容有很大帮助。两个本子互相对比，故事线索就基本清楚了。

《弥勒会见记》的内容大略是：婆罗门波婆梨（Bādhari，我借用汉字旧译，与梵音不完全符合）年已一百二十岁，梦中受天神启示，想去拜谒释迦牟尼如来佛。但自己已老态龙钟，不能亲身前往，遂派弟子弥勒同伙伴十六人，代表他谒佛致敬。恰巧弥勒也在梦中受到天神同样的启示，便欣然应命。波婆离告诉弥勒等说，如来身上有三十二大人相，只要看到这些相，那就是如来无疑，就可以把疑难问题提出来考验如来。弥勒等奉师命来到释迦牟尼那里，果然在佛身上看到了三十二相。这并不是一个新故事，汉译《贤愚经》卷二〇《波婆离品》第五十，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可见这个故事在印度流传已久，改为剧本大概是后来的事。弥勒信仰在古代新疆一带流传极广，不同文字、不同本子的《弥勒会见记》因而也广为传布了。

但是，新博本《会见记》的发现，其意义远不止在于弄清故事的线索，更重要的是能够丰富已知的词汇，包括名词、动词、副词

等等。它能帮助我们认识一些过去根本不认识的词，确定一些过去不太确切或含糊不清的词义。我们都知道，解读吐火罗文，并没有现成的词典可资遵循。除了极少数有梵文相应的原文或译文者以外，其余的词都是陌生的。又因为婆罗米字母同今天的拉丁字母不同，一句话中的词都粘连写在一起，如果不认识其中一个个的词，则无法分拆开来，当然更无从理解句子的涵义。我们现在只能根据同一个故事或一段佛典其他文字的本子，来加以推断，从而达到确定词义的目的。我在四十多年前曾利用汉文、梵文、巴利文等异本尝试着确定吐火罗文 A 本的《福力太子因缘经》中的一些词句的涵义，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成果。当时使用的资料还不够多，成果当然也会受到限制。今天发现了规模空前的《会见记》，这是一个极其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利用汉文、回鹘文、梵文、巴利文等异本，来确定吐火罗文本中的一些词句的涵义，工作起来同四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了。我最近写成了一篇论文《吐火罗文 A 中的三十二相》，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可以参看<sup>[1]</sup>。

确定词义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是词义确定了才能读通原文。其次是确定了词义才能在印欧语系不同语言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建立已经一百多年了，对已知的印欧语言的比较研究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同任何学科一样，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如果没有新的方法、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来加以促进，就容易踏步不前，甚至走进死胡同，找不到出路。在本世纪初，比较语言学就碰到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能发现新的印欧语系的语言，它必然能够扩大学者的视野，启发学者的想象，推动比较语言学得到突破性的发展。历史事实正是这个样子，赫梯语的发现就起了这样的作用。继赫梯语之后，吐火罗文的发现与解读的成功，也同样给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增添了新的活力，它因此受到了



所有比较语言学者的热烈欢迎。世界各国的比较语言学者已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了吐火罗文的资料，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但是研究工作的进行也并不是一点困难都没有了。在吐火罗文 A 和 B——焉耆语和龟兹语中，还有一些词根本无法确定其涵义，又有一些词的涵义虽已做了推断，但还不够确切，没有把握。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贸然进行比较研究，其结果很可能是南辕而北辙，甚至产生笑话。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确定一些词的涵义，必将大大有利于比较研究工作的进行。新博本《会见记》就正能帮助我们确定一些词的涵义。上面提到的我的那一篇拙作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小小的尝试。

最后谈一谈剧本这个形式的影响。

过去有一些学者没有认出《会见记》是用剧本的形式写成的，有的不得不承认它是剧本，因为它自称如此，但又满腹疑团，觉得它不像剧本样子，从内容到形式都同他们熟悉的剧本不一样。在新博本《会见记》第一张第一页上有两行字，虽然残缺不全，但根据回鹘文《会见记》加以补充，则词句的涵义非常清楚，没有丝毫可以怀疑之处。这句话的汉文译文是：“在（圣）月整理好了的《弥勒会见记剧本》中，名叫〈婆（波离的婆罗门举行布施大会）〉第一幕终。”“幕”字在这里是从梵文 *nipāta* 借过来的，它的涵义是“幕”，这是清清楚楚的。既然自称是剧本，又用了“幕”这个字，那么它不是剧本又是什么呢？至于这个剧本同印度古典戏剧不同，这也是清清楚楚的。但这是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流行地区的不同，不能过于迁执。

剧本的形式既然是肯定无疑的了，我们怎样来看剧本这个文艺形式在新疆文学发展史上，甚至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呢？

我们知道，戏剧这个文学体裁在中国虽然萌芽很早，但是大规